

【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】

# 聊齋誌異

中册

〔清〕蒲松龄 著  
孙通海等 译



中華書局

【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】

# 聊齋誌異

中册

〔清〕蒲松龄 著  
孙通海等 译



中华书局



# 卷五

阳武侯

赵城虎

螳螂捕蛇

武技

小人

秦生

.....

## 阳武侯

阳武侯薛公禄，胶薛家岛人。父薛公最贫，牧牛乡先生家。先生有荒田，公牧其处，辄见蛇兔斗草莱中，以为异，因请于主人，为宅兆，构茅而居。后数年，太夫人临蓐，值雨骤至。适二指挥使奉命稽海，出其途，避雨户中，见舍上鸦鹊群集，竟以翼覆漏处，异之。既而翁出，指挥问：“适何作？”因以产告。又询所产，曰：“男也。”指挥又益愕，曰：“是必极贵！不然，何以得我两指挥护守门户也？”咨嗟而去。

侯既长，垢面垂鼻涕，殊不聪颖。岛中薛姓，故隶军籍。是年应翁家出一丁口戍辽阳，翁长子深以为忧。时侯十八岁，人以太憨生，无与为婚。忽自谓兄曰：“大哥啾啾，得无以遣戍无人耶？”曰：“然。”笑曰：“若肯以婢子妻我，我当任此役。”兄喜，即配婢，侯遂携室赴戍所。行方数十里，暴雨忽集。途侧有危崖，夫妻奔避其下。少间，雨止，始复行。才及数武，崖石崩坠。居人遥望两虎跃出，逼附两人而没。侯自此勇健非常，丰采顿异。后以军功封阳武侯世爵。

## 阳武侯

阳武侯薛禄，是胶州薛家岛人，父亲薛太公非常贫穷，给一位乡宦先生家放牛。乡宦先生有一块荒地，薛公在那里放牛，总是看见蛇兔在杂草中搏斗，认为此地不同寻常，因而请求主人给他做墓地，在那里盖间茅屋住下。几年后，太夫人临产，正值大雨骤至。恰巧有两位指挥使奉命检察海防，经过这里，在门前避雨，看见屋顶落下成群的乌鸦，争着用翅膀覆盖漏雨的地方，甚感诧异。后来薛太公走出屋来，指挥使问：“刚才屋里在干啥？”薛太公告诉他们正在生小孩。指挥使又问生的是男是女，薛太公说：“是男孩。”指挥使更加惊讶，说：“这孩子一定非常尊贵！不然怎会由我们两个指挥使守护大门？”两人叹息着起身离去。

薛禄长大后，面带污垢，鼻淌清涕，很不聪明。薛家岛上薛姓从来隶属军籍。这一年应该由薛太公家出一个男丁去戍守辽阳，这可愁坏了薛太公的长子。当时薛禄十八岁，人们认为他太傻，没人跟他结亲。这时薛禄忽然自动对哥哥说：“大哥唉声叹气，莫非由于无人充军吗？”大哥说：“对。”薛禄一笑，说：“如果大哥肯把丫环嫁给我，我会承担这个差事。”哥哥大喜，立即把丫环许配给薛禄，薛禄于是带着妻子奔赴戍守之地。刚走了几十里，忽然下起了暴雨。路边有块陡立的崖石，薛禄夫妻跑到崖石下避雨。不一会儿，雨停了，才又上路。刚走了几步，崖石崩落。当地居民远远望见有两只虎跃出崖石，走近前来，附到两人身上，便无影无踪。薛禄从此变得非常骁勇矫健，顿时具有不同寻常的丰采。后来因军功被封为阳武侯世爵。



至启、祯间，袭侯某公薨，无子，止有遗腹，因暂以旁支代。凡世封家进御者，有娠即以上闻，官遣媪伴守之，既产乃已。年余，夫人生女。产后，腹犹震动，凡十五年，更数媪，又生男。应以嫡派赐爵，旁支噪之，以为非薛产。官收诸媪，械梏百端，皆无异言。爵乃定。

## 赵城虎

赵城姬，年七十余，止一子。一日入山，为虎所噬。姬悲痛，几不欲活，号啼而诉于宰。宰笑曰：“虎何可以官法制之乎？”姬愈号咷不能制止。宰叱之，亦不畏惧。又怜其老，不忍加威怒，遂诺为捉虎。姬伏不去，必待勾牒出，乃肯行。宰无奈之，即问诸役，谁能往者。一隶名李能，醺醉，诣座下，自言：“能之。”持牒下，姬始去。隶醒而悔之，犹谓宰之伪局，姑以解姬扰耳，因亦不甚为意，持牒报缴。宰怒曰：“固言能之，何容复悔？”隶窘甚，请牒拘猎户，宰从之。隶集诸猎人，日夜伏山谷，冀得一虎，庶可塞责。月余，受杖数百，冤苦罔控，遂诣东郭岳庙，跪而祝之，哭失声。无何，一虎自外来。隶错愕，恐被啣噬。虎入，殊不他顾，蹲立门中。隶祝曰：“如杀某子者尔也，其俯听吾缚。”遂出縲索繫虎颈，虎帖耳受缚。牵达县署，宰问虎曰：“某子，尔噬之耶？”虎颌之。宰曰：

到天启、崇祯年间，世袭的某位侯爵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只有遗腹子，于是暂时让旁支代袭了侯爵。当时的制度规定，凡是世袭封爵之家侍寝的妻妾怀了身孕的应立即奏报皇上知道，由官府指派老妇人与产妇做伴并加守护，直到生完孩子为止。过了一年多时间，夫人生了一个女孩，产后腹部仍然震动不止，经过十五年，换了几位陪伴守护夫人的老妇人，又生了一个男孩。这个男孩应当以嫡系得赐封爵，旁支哗然反对，认为这男孩不是薛氏的后裔。官府将几位陪伴守护夫人的老妇人加以收捕，百般刑讯，还是全然没有不同的说法，于是这个男孩的爵位才得以确定。

## 赵城虎

赵城有位老太太，七十多岁，只有一个儿子。一天，儿子进山被虎吃掉了。老太太非常悲痛，几乎不想活了，便连哭带号地向县官告状。县令笑着说：“怎么能用官法制裁虎呢？”老太太越发号啕大哭，没人能把她止住。县令加以喝斥，她也不怕。县令又可怜她上了年纪，不忍心对她大发脾气，便答应为她捉虎。可是老太太伏地不起，一定要等捉虎的公文下达，才肯离去。县令无可奈何，便问各个差役，谁能前去捉虎。一个名叫李能的差役，喝得大醉，这时走到县令座前说：“我能。”便领了公文退下，老太太这才离去。李能酒醒后就翻悔了，但还以为县令只是摆摆样子，姑且摆脱老太太的纠缠，所以也没太在意，到期复命，交回文书。县令怒气冲冲地说：“你本来说能捉虎，怎容翻悔？”李能非常为难，请求行文召聚猎户服役，县令依言而行。李能把众猎户召集起来，日夜潜伏在山谷里，希望捉到一只虎，或许便可交差。可是过了一个多月也没捉到。李能挨了好几百板子，冤苦无处可诉，便前往东郊山神庙跪下祷告，痛哭失声。一会儿，一只虎从外面走过来。李能仓促间感到惊愕，怕被吃掉。虎走进庙来，根本不看别处，蹲在大门中央。李能祷告说：“如果你吃了老太太的儿子，就低下头来让我绑上。”便拿出绳索，系住虎颈，虎则俯首贴耳地让他绑。李能把虎牵到县衙，县令问虎说：“老太太的儿子是你吃的吗？”虎点点头。县令说：

“杀人者死，古之定律。且姬止一子，而尔杀之，彼残年垂尽，何以生活？倘尔能为若子也，我将赦之。”虎又颌之。乃释缚令去。

媪方怨宰之不杀虎以偿子也，迟旦启扉，则有死鹿。姬货其肉革，用以资度。自是以为常，时衔金帛掷庭中。姬从此致丰裕，奉养过于其子，心窃德虎。虎来，时卧檐下，竟日不去，人畜相安，各无猜忌。数年，姬死，虎来吼于堂中。姬素所积，绰可营葬，族人共瘞之。坟垒方成，虎骤奔来，宾客尽逃。虎直赴冢前，嗥鸣雷动，移时始去。土人立义虎祠于东郊，至今犹存。

## 螳螂捕蛇

张姓者，偶行溪谷，闻崖上有声甚厉。寻途登视，见巨蛇围如碗，摆扑丛树中，以尾击柳，柳枝崩折。反侧倾跌之状，似有物捉制之，然审视殊无所见，大疑。渐近临之，则一螳螂据顶上，以刺刀攫其首，颞不可去。久之，蛇竟死，视额上革肉，已破裂云。

## 武技

李超，字魁吾，淄之西鄙人，豪爽好施。偶一僧来托钵，李饱啖之。僧甚感荷，乃曰：“吾少林出也，有薄技，请以相授。”李喜，馆之客舍，丰其给，旦夕从学。三月，艺颇精，意得甚。



“杀人应该处死，是自古就有的法律。而且老太太只有一个儿子，却被你吃了，她残年将尽，怎么生活？假如你能当她的儿子，我就免你的罪。”虎又点点头，于是松了绑，让它走了。

老太太正怨县令不杀虎给儿子偿命，早晨开门时，门口却有一只死鹿。于是她卖掉鹿肉鹿皮，用来维持生活。从此，这便成为惯例，有时虎还衔来钱财，丢到院子里。老太太从此富裕起来，虎对她的奉养超过自己的儿子，所以她心里暗中感激这只虎。虎来时，经常趴在屋檐下，整天不走，人畜相安，互不猜忌。几年后，老太太死了，虎来到堂前吼叫示哀。老太太平时的积蓄，用来料理丧葬之事绰绰有余，族人便一起把她埋葬。坟刚堆好时，虎又骤然跑来，吓得宾客一逃而光。虎直接来到坟前，发出如雷的哀号，过了一阵子才肯离去。本地人在东郊建了一座“义虎祠”，至今还在。

## 螳螂捕蛇

姓张的偶然在溪谷间赶路，听见山崖上发出一种非常尖厉的声音。他找到通路，登上山崖一看，只见一条碗口粗的大蛇在树丛中扑梭，尾巴抽打到柳树上，柳枝顿时折断。他看那大蛇折腾来折腾去的样子，好像受到什么东西的箝制，但仔细察看仍然毫无所见，于是疑心大起。他逐渐走到蛇前，却见一只螳螂盯在大蛇的头顶上，在用尖利的前臂猛抓大蛇的脑袋，大蛇怎么折腾也甩不开它。过了许久，大蛇终于死去，一看大蛇的额头，皮肉已经破裂。

## 武 技

李超字魁吾，淄川西郊人，性情豪爽，乐于施舍。这天偶然有一个和尚前来托钵化缘，李超让他吃得饱饱的。和尚非常感激李超，便说：“我是少林寺的，会一些武艺，请让我传授给你。”李超心中喜欢，请他住进招待宾客的房子里，提供丰富的给养，早晚跟他学练武艺。三个月后，李超的武艺已经相当精湛，自己也很得意。

僧问：“汝益乎？”曰：“益矣。师所能者，我已尽能之。”僧笑命李试其技。李乃解衣唾手，如猿飞，如鸟落，腾跃移时，诩诩然骄人而立。僧又笑曰：“可矣。子既尽吾能，请一角低昂。”李忻然，即各交臂作势。既而支撑格拒，李时时蹈僧瑕，僧忽一脚飞掷，李已仰跌丈余。僧抚掌曰：“子尚未尽吾能也！”李以掌致地，惭沮请教。又数日，僧辞去。

李由此以武名，遨游南北，罔有其对。偶适历下，见一少年尼僧，弄艺于场，观者填溢。尼告众客曰：“颠倒一身，殊大冷落。有好事者，不妨下场一扑为戏。”如是三言。众相顾，迄无应者。李在侧，不觉技痒，意气而进。尼便笑与合掌。才一交手，尼便呵止，曰：“此少林宗派也。”即问：“尊师何人？”李初不言，固诘之，乃以僧告。尼拱手曰：“憨和尚汝师耶？若尔，不必较手足，愿拜下风。”李请之再四，尼不可。众怂恿之，尼乃曰：“既是憨师弟子，同是个中人，无妨一戏，但两相会意可耳。”李诺之。然以其文弱故，易之，又少年喜胜，思欲败之，以要一日之名。方颉颃间，尼即遽止。李问其故，但笑不言。李以为怯，固请再角，尼乃起。少间，李腾一蹶去，尼骈五指下削其股，李觉膝下如中刀斧，蹶仆不能起。尼笑谢曰：“孟浪迁客，幸勿罪！”李异归，月余始愈。

后年余，僧复来，为述往事。僧惊曰：“汝大卤莽！惹他何为！幸先以我名告之，不然，股已断矣！”

和尚问：“你有进步吗？”李超说：“有进步。老师会的，我已经全会了。”和尚只是一笑，让李超展示自己的武艺。于是李超脱去衣服，向手心唾了一口唾沫，动作像猿猴跃起，似飞鸟降落，左腾右跃地演练了一阵子，然后骄傲自得地站在一边。和尚又是一笑，说：“行啦。既然你把我的武艺都学会了，就让我们一比高低吧。”李超欣然同意，两人便各自交叉双臂，摆开架势。接着你抵挡我招架地格斗起来，李超不断寻找和尚的破绽，和尚忽然飞起一脚，李超早已仰面朝天地跌出一丈多远。和尚拍手说：“你还没有学透我的武艺！”李超用手掌撑地，惭愧沮丧地请求指教。又过了几天，和尚告别离去。

李超从此以武艺超群出了名，游历南北各地，都没对手。一次，李超偶然前往济南，看见一位年轻的尼姑在场子里表演武艺，观众挤得水泻不通。尼姑对观众说：“一人表演，太冷落了。有喜欢武艺的，不妨到场子中来交手比试，玩上一场。”这样说了三遍，大家面面相觑，始终没有应战的。李超在一旁不觉技痒，意气风发地走到场中。尼姑便笑着合掌施礼。刚一交手，尼姑便喊他住手，说：“你这武艺是少林一派的。”随即便问：“尊师是谁？”李超开始不说，尼姑再三追问，才告诉她那是那位和尚。尼姑胸前拱手说：“憨和尚是你的老师吗？假若如此，就不必在拳脚上比高低，我甘拜下风。”李超多次请求比试，尼姑都不同意。后经大家一再怂恿，尼姑才说：“既然你是憨师的弟子，就是深谙此道的人，不妨玩上一回，只要对方心里明白就可以了。”李超答应下来。但他见尼姑长得文弱，有轻视之心，又因少年好胜，想打败她，以博得一时的名声。两人腾跃进退刚一交手，尼姑就突然住手不打。李超问为什么，她只是笑，不说话。李超以为她怕了，坚持要求再作较量，于是她又起身动手。不一会儿，李超飞起一脚，朝她踢去，她并拢五指向下往腿上一削，李超觉得膝下像被刀斧砍中似的，跌倒在地，站不起来。尼姑笑着道歉说：“鲁莽冒犯你了，请别怪罪！”李超被抬回家去，一个多月才痊愈。

一年多以后，和尚又来到李超家，李超向他讲起这件往事。和尚吃惊地说：“你太鲁莽！干嘛惹她！幸亏你先把我的名字告诉了她，否则腿已断了！”

## 小人

康熙间，有术人携一榼，榼中藏小人，长尺许。投以钱，则启榼令出，唱曲而退。至掖，掖宰索榼入署，细审小人出处。初不敢言，固诘之，始自述其乡族。盖读书童子，自塾中归，为术人所迷，复投以药，四体暴缩，彼遂携之，以为戏具。宰怒，杀术人，留童子，欲医之，尚未得其方也。

## 秦生

莱州秦生，制药酒，误投毒味，未忍倾弃，封而置之。积年余，夜适思饮，而无所得酒，忽忆所藏，启封嗅之，芳烈喷溢，肠痒涎流，不可制止。取盏将尝，妻苦劝谏，生笑曰：“快饮而死，胜于馋渴而死多矣。”一盏既尽，倒瓶再斟，妻覆其瓶，满屋流溢，生伏地而牛饮之。少时，腹痛口噤，中夜而卒。妻号泣，为备棺木，行人殓矣。次夜，忽有美人入，身長不满三尺，径就灵寝，以瓯水灌之，豁然顿苏。叩而诘之，曰：“我狐仙也。适丈夫人陈家窃酒醉死，往救而归。偶过君家，彼怜君子与己同病，故使妾以余药活之也。”言讫，不见。

## 小人

康熙年间，有个变戏法的人带着一个盒子，盒子里装着一个小人，高一尺左右。给他扔钱，他就打开盒子，让小人出来，唱一首曲子，再回盒子里去。那人来到掖县，掖县令把盒子要下来，搬到县衙里，仔细审问小人的来历。起初小人不敢实说，经再三盘问，才讲出自己的家乡和宗族。原来小人是一个读书的小孩，从塾中回家时，被变戏法的人迷住，再给他服药，使四肢猛缩，那人便作为演出工具带着他走。县令大怒，杀死变戏法的人，把小孩留下，想给他医治，可是还没找到医治的办法。

## 秦生

莱州人秦生，炮制药酒，错下了有毒的配料，舍不得倒掉，封好存放起来。过了一年多，正当秦生夜里想喝酒又哪里都找不到酒的时候，忽然想起存放的毒酒，启封后一闻，浓烈的酒香喷薄而出，馋得他肚子发痒，口水直流，无法控制。秦生拿过酒杯，准备喝点儿，妻子苦苦劝阻，秦生笑着说：“痛饮而死，比让酒饿死渴死强多了。”一杯喝完，再拿瓶子倒酒，妻子把酒瓶倒提起来，屋里满地淌酒，秦生便趴在地上像牛一样地大喝特喝。不多时，秦生肚子疼痛，不能说话，半夜里便一命呜呼。妻子连哭带号，备好棺材，准备入殓。第二天夜里，忽然有一位身高不满三尺的美女走了进来，她直接走到灵柩前，用碗里的水给秦生灌下去，秦生顿时复活。夫妻叩头感谢，问美女是谁，美女说：“我是狐仙。刚才我丈夫到陈家偷酒喝，醉死在那里，我去救他回来。偶然路过你家，他认为你与他同病相怜，所以让我用剩下的药把你救活。”说罢消失不见了。

余友人丘行素贡士，嗜饮。一夜思酒，而无可行沽，辗转不可复忍，因思代以醋。谋诸妇，妇嗤之。丘固强之，乃煨醢以进。壶既尽，始解衣甘寝。次日，夫人竭壶酒之资，遣仆代沽，道遇伯弟襄宸，诘知其故，固疑嫂不肯为兄谋酒。仆言：“夫人云：‘家中蓄醋无多，昨夜已尽其半，恐再一壶，则醋根断矣。’”闻者皆笑之。不知酒兴初浓，即毒药犹甘之，况醋乎？亦可以传矣。

## 鸦 头

诸生王文，东昌人，少诚笃。薄游于楚，过六河，休于旅舍，闲步门外。遇里戚赵东楼，大贾也，常数年不归。见王，相执甚欢，便邀临存。至其所，有美人坐室中，愕怪却步。赵曳之，又隔窗呼妮子去，王乃入。赵具酒馔，话温凉。王问：“此何处所？”答云：“此是小勾栏。余因久客，暂假床寝。”话间，妮子频来出入，王局促不安，离席告别。赵强捉令坐。

俄，见一少女经门外过，望见王，秋波频顾，眉目含情，仪度娴婉，实神仙也。王素方直，至此惘然若失，便问：“丽者何人？”赵曰：“此媪次女，小字鸦头，年十四矣。缠头者屡以重金啖媪，女执不愿，致母鞭楚，女以齿稚哀免，今尚待聘耳。”

我的朋友丘行素是一位进士，嗜好喝酒。一天夜里想喝酒却无处去买，急得翻来覆去，睡不着觉，再也忍不住了，便想以醋代酒。他跟妻子商量，妻子笑话他。他再三逼妻子把醋拿来，妻子只好把醋烫好端来。他喝完一壶醋，才脱了衣服，安然睡去。第二天，妻子拿出一壶酒钱打发仆人去买醋，半路上遇到丘行素的叔伯伯丘襄宸，丘襄宸问清买醋的缘由，便怀疑嫂子不肯为哥哥买酒。仆人说：“夫人说：‘家中存的醋本来不多，昨天夜里已喝掉一半，如果再喝一壶，恐怕醋根就断了。’”听了这话的人都觉好笑。岂不知在酒兴正浓时连毒药都甘之如饴，何况是醋？这事也可以流传一时了。

## 鸭 头

生员王文，东昌县人，从小真诚厚道。他游历楚地，经过六河，在旅馆里歇息。他在门外悠闲地散步，遇见乡亲赵东楼，赵东楼是一个大商人，经常几年不回家。赵东楼见了王文，握着他的手，感到非常高兴，便邀他到自己的住处看看。到了赵东楼的住处，有一位美女坐在屋里，王文大为惊奇，望而却步。赵东楼把王文一把拽住，又隔着窗户喊了一声“妮子走开”，王文这才进屋。赵东楼备好酒饭，两人说起问寒问暖的话来。王文问：“这里是什么地方？”赵东楼回答说：“这里是小妓院。我因客居在外时间长了，暂时住在这里。”谈话间，妮子频频出入，王文局促不安，离开座位，要告别离去，赵东楼勉强拽他入坐。

一会儿，只见一个少女从门外经过，望见王文时频送秋波，眉眼之间含情脉脉，容貌漂亮，风度文雅，实在就像神仙一般。王文一向人品端庄正直，到这时也惘然若失，便问：“那个漂亮的女子是什么人？”赵东楼说：“这是老太太的二女儿，小名鸭头，十四岁啦。嫖客多次用重金利诱老太太，鸭头执意不肯接客，以致遭到老娘的鞭打，鸭头以年幼为由，苦苦哀求，才幸免接客，现在还在等着出嫁哩。”



王闻言俯首，默然痴坐，酬应悉乖。赵戏之曰：“君倘垂意，当作冰斧。”王怵然曰：“此念所不敢存。”然日向夕，绝不言去。赵又戏请之。王曰：“雅意极所感佩，囊涩奈何！”赵知女性激烈，必当不允，故许以十金为助。王拜谢趋出，罄赀而至，得五数，强赵致媪。媪果少之。鸦头言于母曰：“母日责我不作钱树子，今请得如母所愿。我初学作人，报母有日，勿以区区放却财神去。”媪以女性拗执，但得允从，即甚欢喜，遂诺之，使婢邀王郎。赵难中悔，加金付媪。王与女欢爱甚至。既，谓王曰：“妾烟花下流，不堪匹敌。既蒙缱绻，义即至重。君倾囊博此一宵欢，明日如何？”王泫然悲哽。女曰：“勿悲。妾委风尘，实非所愿。顾未有敦笃可托如君者。请以宵遁。”

王喜，遽起，女亦起。听樵鼓已三下矣。女急易男装，草草偕出，叩主人扉。王故从双卫，托以急务，命仆便发。女以符系仆股并驴耳上，纵辔极驰，目不容启，耳后但闻风鸣。平明，至汉江口，税屋而止。王惊其异，女曰：“言之，得无惧乎？妾非人，狐耳。母贪淫，日遭虐遇，心所积懣。今幸脱苦海。百里外，即非所知，可幸无恙。”王略无疑贰，从容曰：“室对芙蓉，家徒四壁，实难自慰，恐终见弃置。”女曰：“何为此虑。今市货皆可居，三数口，淡薄亦可自给。可鬻驴子作贖本。”王如言，即门前设小肆，王与仆人躬同操作，



王文听说后低头不语，坐着发呆，连说应酬话都乱套了。赵东楼逗王文说：“如果你有意，我就做媒人。”王文茫然若失地说：“我可不敢有这个念头。”但直到日色向晚，绝口不说要走。赵东楼又开玩笑请王文去见鸦头，王文说：“我非常感谢你的好意，只是囊中羞涩，如何是好？”赵东楼知道鸦头性情刚烈，一定不会答应，便故意许诺拿十两银子帮助王文。王文拜谢后快步离去，把所有的钱都拿到妓院，只有五两银子，硬要赵东楼去交给老太太。老太太果然嫌少，鸦头对母亲说：“母亲天天责备我不当摇钱树，请让我今天就叫母亲如愿。我刚学做人，还有报答母亲的日子，不要因为钱少就放走财神。”老太太知道鸦头性情倔犟，只要同意接客就很高兴了，所以便应允下来，打发丫环去请王文。赵东楼不好意思中途翻悔，又加上十两银了，交给老太太。王文与鸦头欢爱之极。其后，鸦头对王文说：“我是下贱的烟花女子，配不上你。既然蒙你相爱，情义就最珍贵。你倒光钱袋换来这一夜的快活，明天怎么办？”王文泪水涟涟，伤心哽咽。鸦头说：“别难过。我沦落风尘，实不情愿。只是没有像你这样忠厚老实、可以依托的人。让我们连夜逃去。”

王文大喜，连忙起床，鸦头也起身下地。这时城楼上的更鼓已经敲了三声。鸦头急忙改换男装，两人仓促出了妓院，叫开旅店的大门。王文原先带来两头毛驴，他托称要办急事，吩咐仆人立即出发。鸦头在仆人的腿和毛驴的耳朵上系了符，放开缰绳飞奔，快得连眼睛都睁不开，耳边只听见风声“呼呼”直响。到天亮时，他们来到汉江口，租房住下。王文对鸦头异乎寻常的本领感到惊奇，鸦头说：“说出来，你不会害怕吧！其实，我不是人，而是狐狸。我母亲过于贪婪，我每天都受虐待，心中有郁积已久的愤懑。幸亏今天脱离苦海。逃到一百里以外，母亲无法知道，就可以平安无事了。”王文毫无异心，从容地说：“在屋里面对面如芙蓉的美女，却除了四周的墙壁以外一无所有，我实在难以自慰，恐怕终究要被你丢弃。”鸦头说：“干嘛担心这个？现在买点货物都可以存起来卖钱，一家三几口人，过清寒的日子还可以自给。你可以卖了毛驴做本钱。”王文依言而行，就在门前开了一个小商店，王文亲自与仆人一起干活，